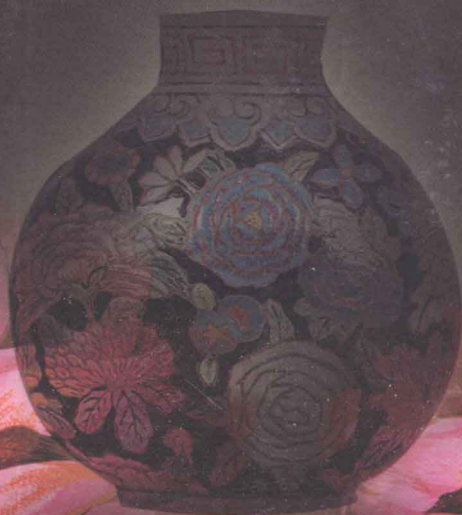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涯社区
www.tianya.cn

中国女性悬疑小说精选

莲蓬 主编

蚀骨馨香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女性悬疑小说精选

蚀骨馨香

莲蓬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蚀骨馨香:中国女性悬疑小说精选 / 莲蓬主编. —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339-3192-6

I. ①蚀… II. ①莲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2621号

责任编辑 钱建芳

整体设计 

蚀骨馨香

中国女性悬疑小说精选

莲 蓬 主编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字数 230千字

印张 12.5

插页 1

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192-6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路人甲(奇幻)	文/小妖UU / 1
鸽子没有往事(谋杀、侦探)	文/刘念夕 / 16
不可撤消(心理、谋杀)	文/一枚糖果 / 59
天火(侦探)	文/假面 / 70
身份(心理、爱情)	文/麦洁 / 93
玩偶(异术、爱情)	文/睿兮 / 112
蛛丝马迹(侦探、爱情)	文/薛舞 / 135
小心人狼(异术、爱情)	文/超级疯狂 / 150
蚀骨馨香(异术、心理)	文/云中羽衣子 / 158
花轿(奇诡)	文/七根胡 / 176

一 餐巾纸的预言

在这个称谓混杂的年代，在“小姐”、“先生”这样高贵的字眼已经被蹂躏得一塌糊涂的时代，能够被人打心眼儿里称为“先生”的人已经不多，但贾冉觉得苏山先生配得上这个称谓，他的高贵与生俱来。他的高贵和优雅与衣饰无关、与身价背景无关，那种不凡风度是源自骨子里、血液里的，一丝不苟、毫不做作。有时候，她甚至觉得他根本就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彬彬有礼的吸血鬼——带着神一般的傲慢和鬼一般的邪魅。

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，苏山先生总会出现在电影城，一个人。贾冉从未见到过像苏山先生这样热衷于看电影的人。看电影对于他来说，似乎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，哪怕上映的是一部哗众取宠没有人气闷骚型电影，他也总是表现得十分庄严肃穆。

他总是慢条斯理地刷了会员卡，继而拍拍肩膀上根本不存在的尘土，仰望着影城顶上时常更新的巨幅电影广告，轻轻地咳嗽一声，然后有条不紊地踏上台阶，优雅地走进影城那间最豪华的影厅。

虽然收银台的小顾说那个中年男人来电影院显然并不是为了看电影，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但这丝毫不影响贾冉对他的迷恋。那种迷恋毫不低俗，更不是一个怀春少女对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的那种迷恋，而仅仅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欣赏。所以，每到周二和周四的下午，都是贾冉最幸福的时刻——因为苏山先生每次看完电影，都会到他们的影城咖啡厅来坐一会，在固定的位置、点固定的咖啡，然后微微皱着眉头，抽出餐巾纸在



上面写写画画。

有一次，贾冉帮他收拾餐桌的时候，她偷偷拿起那张雪白柔韧的餐巾纸，看到上面用鲜红的圆珠笔写着：“星期三，是他们约好了见面的日子，老地方。当服务生为他们端上咖啡的时候，男主角情绪终于失控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匕首，狠且准地刺进了女主角的心脏。鲜血像跳跃的泉水般喷溅出来，有几滴落进了咖啡杯里，滴在心形的奶沫上，就如嵌入心口的朱砂痣，带着刻骨铭心的悲壮。服务生望着托盘里的咖啡杯，颤抖着、颤抖着、颤抖着，傻了。”

她把那片餐巾纸叠得整整齐齐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衣兜里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就像那些得到偶像签名照的少男少女一样。

苏山先生一定是个作家，贾冉心怀崇拜地想，哦不，应该是个编剧，要么就是导演，因为作家不会用“男主角、女主角”这样的字眼，他们会直接写男女主人公的名字。

那天，是星期二。

二 咖啡杯里的朱砂痣

星期三的下午本是贾冉倒休的日子，可有个同事临时有事，她不得不顶她的班。没有苏三先生的日子，连工作都变得无聊起来。贾冉偷偷打了个哈欠，那个倒霉的哈欠刚打了一半，就见一男一女推门而入，门口的风铃奏出悦耳的音符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贾冉急忙迎上去，“两位是吗？还坐靠窗的位子吗？”这两个人是咖啡厅的常客，他们经常在周末的下午约会，一点左右在影城广场碰面，买好下午三点半的电影票，然后坐在咖啡厅里聊天或者下棋。

可是今天是星期三，贾冉偷偷地想。

“还是两杯蓝山么？”贾冉偷偷瞄着他们，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，恍若隔世的记忆。

“不了，我要一杯玉米汁。”女的说。

“我要卡布奇诺，上面有心形奶沫那种。”男的说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彼此的目光始终纠缠在一起，谁都没有看过贾冉一眼。

“请问还有别的需要吗？今天是下象棋还是围棋？”贾冉礼貌地问。

“不必了。”他们异口同声，连语气也是如出一辙的冰冷，那种冰冷中，还夹杂着呛鼻的火药味儿。

吧台煮咖啡、打玉米汁的时候，贾冉一直远远地看着他们。他们似乎在争执着什么，声音很小，男的好几次都微微探着身子，几乎要从座位上跳起来。

他们吵架了吗？上星期看起来还是很恩爱的样子。他们是恋人、夫妻、情人？贾冉一边猜测着一边把咖啡杯放在托盘上。她刚刚走到他们的座位前，还不待说话，就见男人突然激动地跳起来，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刀，毫不犹豫地刺进了女人的心脏。鲜血毫无防备地喷出来，欢快地四处喷溅着。

贾冉愣在那里，望着几滴血嵌入咖啡杯里的心形奶沫上，心中莫名冒出一个很华丽的句子：“鲜血像跳跃的泉水般喷溅出来，有几滴落进了咖啡杯里，滴在心形的奶沫上，就如嵌入心口的朱砂痣，带着刻骨铭心的悲壮。”

想起这个句子，贾冉突然颤抖起来，傻了一般。

三 黑色星期二

那页餐巾纸在无数次地打开又合上后，已经变得皱巴巴的了。是巧合吧，贾冉想，一定是巧合……如果不是呢？那么苏山先生是预言家、有超能力的人、灵媒？或者……是懂得某种可怕巫术的人？又或者，是个专门蛊惑别人谋杀的变态杀手？贾冉突然很想再次见到苏山先生，虽然即便是见到，她也一定没有勇气和他说话，可是她总觉得，她只要见到他，便会有了一切问题的答案。

可是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，她却没有见到他。因为周三凶杀案，警方采样取证的工作还没有彻底完成，咖啡厅要停业三天。

贾冉坐在苏山先生看电影必须经过的台阶上，痴痴地等了他一天，奇怪的是，他并未出现。

再次见到苏山先生，是咖啡厅重新开业后的第三天，星期二。距离贾冉上次见到他，恰好一周。

看完电影后的苏先生心情似乎很好，连他走下台阶时的脚步，也是轻松的，似乎每一步都踩在欢快的音符上。贾冉微微抬起头，看到那天上映的是一部悲情灾难片，据说电影里死人无数，除了男女主角以外，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死了。

苏山先生推门走进咖啡厅的瞬间，贾冉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她狠狠地将几乎跃到舌根的心脏吞了下去，有些结巴地说：“欢、欢迎光临！”



心情极好的苏山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贾冉的异样，径直走到他经常坐的位子，照旧连菜单都不翻，就点了炭烧咖啡。

等待咖啡的时候，他以一种优雅而随意的姿势靠在沙发上，眯着眼睛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人来人往，脸上带着愉悦而满意的表情。

贾冉端上咖啡的时候，苏山先生突然转过身，微笑着露着细密洁白的牙齿，亲切地问她：“收银台那个姑娘是姓顾吗？我有次听到你们叫她小顾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这是苏山先生第一次对贾冉说“谢谢”、“埋单”以外的话，她强压着心中的激动，继续用职业化的礼貌语气问道，“怎么了，先生？您对她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“哦，没有。她很好。”苏山先生解释着，他虽然在跟贾冉说话，眼神却望着小顾，这令贾冉很失望。

“她结婚了吗？”苏山先生继续问道。

一般像这种私人问题，贾冉是可以不回答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无法拒绝他，于是她轻声说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“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贾冉想了想，补充道，“关系很好的，听说快结婚了。”

“她喜欢看电影吗？”

“喜欢，喜欢看惊悚、恐怖、灾难片。”贾冉不知道苏山先生为什么要问这些，难道他喜欢上小顾了吗？

“哦……”苏山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突然收回了放在小顾身上的目光，若有所思地望着贾冉一眼，自言自语道，“恐怖片里的配角总是先死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，先生？”贾冉疑惑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苏山先生一愣，似乎是在自言自语，“这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对话，还是她和我的对话？”说完，他顾自端起咖啡，轻轻啜了一口，然后目光深远地望着高楼夹缝里的天空。

那天苏山先生离开后，贾冉从他座位上的烟灰缸里拿出揉成一团的餐巾纸，那纸上的字迹仿若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，在餐巾纸横七竖八的褶皱里，显得七零八碎，有一种饱经折磨的沧桑。那字的内容很凌乱，像是破碎的梦呓，又像一个未完成的剧本的凌乱思路。

上面写着：“爱创造了一切，爱也毁灭了一切。他向往爱情，却恐惧婚姻。婚姻是坟墓。爱情的。她该怎么办？牺牲品。她有了他的孩子，她怀孕了。爱情是婚姻的牺牲品。孩子是爱情的牺牲品。灾难。什么样的灾难？地震不行，火灾也不好，水灾太离谱了。下

班的时候，她对一个同事说：‘真希望明天干脆死掉算了，死掉了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’这是常见的桥段，要不要换个？并不是每个主角死前都要说什么不吉利的话的。算了。”

四 又见餐巾纸预言

“贾冉，这两天怎么老心不在焉的啊？”更衣室里，小顾关切地问。

贾冉小心地摸摸兜里的两张纸条，说道：“没什么。”

小顾刚要继续追问几句，可刚刚张了张口，就紧紧皱起眉头，继而整张脸都皱了起来，她捂着嘴冲到洗手间，趴在水池边剧烈地吐了起来。贾冉急忙为她倒了一杯水，充满担忧地望着她，她每干呕一声，贾冉都担心她会一口气喘不上来生生地卡死了。

不，小顾不会这么死的。贾冉莫名想起那张皱巴巴的餐巾纸里的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觉得那些字里写的就是小顾。她担忧又充满期待地问：“小顾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

小顾一愣，微微直起身子，随即又惊天动地地吐了起来。好在小顾在将心肝肺都吐出来之前止住了呕吐，她微微扬起苍白的脸，轻轻地、坚定地、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是怀孕了，可，他若不同意结婚，大家就同归于尽吧。”

“你们感情不是很好么？”贾冉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是。他说他可以对我好一辈子，生生世世，但就是不结婚。”小顾失望地说。

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他说婚姻是爱情的牺牲品。”

贾冉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，她想起餐巾纸上的字——爱情是婚姻的牺牲品，孩子是爱情的牺牲品。

“小顾，”贾冉有些吃力地说，“小顾……你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可是你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，”说到这里，小顾顿了顿，悠长地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，“真希望明天干脆死掉算了，死掉了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”

贾冉在听到这句话后变成了一尊冰雕，彻骨的寒冷令她僵在原地，她突然很后悔告诉苏山先生有关小顾的一切，如果小顾真的有什么意外，那么她就是真正的凶手。

小顾真的死了，死在第二天上班的路上。她所搭乘的地铁突然失控了，虽然各方面一直在想办法控制局面，救出里面的乘客，但是在紧张地折腾了四个多小时后，终究难逃车毁人亡的结局。



这惊心动魄的四个小时，若拍成一部电影，一定十分精彩。她会在电影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？贾冉出神地想，小顾是主角的话，她会扮演她的同事，听她说“真希望明天干脆死掉算了”那句话的同事，或许电影里根本拍不到她的脸，只是一个身影。即便出镜，也没有人会记住她，她不过是这部灾难片里的路人甲。

想到这里，贾冉突然想起苏山先生说过的这句话——恐怖片里的配角总是先死。

五 餐巾纸的诅咒

贾冉开始害怕苏山先生了，一周两次的期待变成了一周两次的噩梦。她害怕他发现自己知道了他的秘密，更害怕他把自己写进那可怖的餐巾纸。可越是害怕，越是忍不住要接近他，要观察他，要探寻关于他的秘密。她总觉得，那个秘密一定是个真相，关于人生的、命运的、难以参透的真相。

她开始悄悄收集苏山先生丢弃在桌子上的餐巾纸，那些餐巾纸有的随意地放着，有的揉成一团，有的被无所事事的他折成很小的方块或者奇怪的形状。苏山先生习惯在这个咖啡厅思考，而那些纸，就是他思考过的痕迹。

慢慢地，贾冉发现了规律，这个规律和她有着深不可测的联系。

比如，苏山先生周二的餐巾纸上写着：“他隔着咖啡厅零落的座位，望着角落里的她，专注地、深情地。最后，他终于再也无法遏制自己内心对她的渴望，于是叫来一个服务生，为她点了她所喜欢的所有食品，只求和她坐在同一张桌前，聊几句无关痛痒的话。”

周三的时候，咖啡厅里就有一个男人轻声把贾冉唤过来，为坐在角落里的女人点了很多好吃的，并且请贾冉代问一下，问她是否愿意给他一个认识的机会，哪怕仅仅是做点头之交的朋友。

这是爱情片。

再比如，苏山先生周四的餐巾纸上写着：“她看到他，于是匆忙地站起来，急忙向外奔去。一个服务生拉住她，她焦急地甩开服务生的手，从兜里掏出一百元，甩下一句不用找了，就急忙追了出去。”

周五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女客人还没结账就向外跑，贾冉拉住了她，她情急之下甩下一百元，找零也不要就走了。在女客人掏钱的时候，贾冉无意中看到了她的警官证。

这是刑侦片。

贾冉一开始以为这些事情只会发生在她所工作的咖啡厅里，但后来证明并非如此。苏山先生有次写道：“男主角的眼神一定是神经质的，是的，那种脆生生的、一触即破的、湿漉漉的神经质，他在公交车上怯生生地张望着，目光如扫描仪一般从那一张张陌生的脸上铺过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一个女子身上，便一动不动了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向那女子走去，他感觉到了她的颤抖，她是心虚了？害怕了？他刚刚靠近她，公车到站了，女子疯了一般冲下车，这时他才看清，他认错人了。因为他分明记得他昨夜打断了她的左腿，她不可能跑得这么快。”

周三早晨贾冉上班的时候，就遇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神经的男人，浑身带着阴冷的腥气一步一步向她靠近，幸好公车到站她才及时脱身。

贾冉常常心惊胆战地想，现在她只是在他的餐巾纸剧本里扮演着“服务生”、“陌生女子”等等类似“路人甲”的角色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被凶犯害死的无辜受害者啊！

在之后的几天里，贾冉特意去看了好几场电影，尤其注意电影里“路人甲”那种角色。路人甲总是很倒霉，爱情片里出丑，恐怖片里先死，灾难片里就更惨了，掺杂在无数的路人甲中还没正儿八经露个脸就被淹没在飓风中。

贾冉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她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害死在某个莫名其妙的剧情里，比如男主角在广场发疯开枪误杀了一个路人，那个路人就是她。

六 苏山先生的剧本

再次见到苏山先生的那个星期四，贾冉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很神经质。生活并不是一部怪谈小说，那种写在餐巾纸上就会实现的剧情怎么会是真的呢？或许是自己太迷恋苏山先生，想象力又很丰富的原因吧？贾冉认真地想，因为看过苏山先生的字条里写的情节，脑子里就总是想着字条上的事，因而就更留意那类事情，所以才会让她有这种错觉吧？又或许是那个周三的凶杀案真的吓到她了，吓得她患上了妄想症一类的精神病也说不定。她记得当时警局的一个警员在帮她录完口供后，推荐她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，很多凶杀案的目击证人都会留下心理阴影，何况她当时距离他们那么近。

贾冉记得，当时她对那个好心的警员说：“不必了，我觉得自己一点阴影都没有，也不觉得害怕什么的。”

警员听了她的话，眉头一下子皱紧了：“那你更应该去看看了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许那个警员的话是对的，那么近距离地目睹了凶杀，她之后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太不正常了。也许那些餐巾纸字条就是她的后遗症，也许苏山先生从未在餐巾纸上写下什么，那只是她的幻觉。

想到这里，她在给苏山先生上咖啡的时候，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“先生，您是编剧吗？”

苏山先生一愣，愕然地张大了嘴巴，继而仿佛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，尴尬又礼貌地说：“是编剧，也是导演。”说完了这句，他上下打量着贾冉，问道：“我这半辈子，编导过很多部电影，却一部都没有公映过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职业？”

贾冉紧张地说：“我看您十分热衷看电影，每周都来。”她匆忙地转移着话题：“请您不要灰心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您的电影会公映的，而且一定还很卖座。”

苏山先生微笑着摇摇头：“不，不会公映的。我所编导的电影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里公映。”他谈话的内容显然并没有向着贾冉期待的方向发展，他直截了当地又将话题拉了回去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职业的。如果只是因为我爱看电影就断定我是编导，未免太牵强了。”

贾冉的额头冒出细细的汗珠，她轻轻咬了咬嘴唇，抱着豁出去的心态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先生。您每次丢弃在桌上的餐巾纸，我都看过呢。真是抱歉，没有经过您的同意我就看了。”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苏山先生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她，似乎贾冉是个外星人似的，随即，他微笑着说，“我既然扔在这里，自然就是不要了，既然不要了，自然就不介意别人是否看到了。”

但是很显然，苏山先生是介意的。那天离开的时候，他特意带走了那揉成一团的餐巾纸，以后的每一次，他都不再将它们随意地丢在桌上。

贾冉很后悔这么唐突地就和苏山先生摊了牌，她不但没从他那里得来什么有用的信息，还失去了她唯一的信息来源——餐巾纸。

她突然觉得从她贸然地主动和他说话的那一刻起，她就进入了某个剧情，她不知道她在剧情里扮演了什么角色，是主角还是配角或者依旧是路人甲；她更不知道那个剧情是悲剧、喜剧，是恐怖片、犯罪片、科幻片还是灾难片什么的。

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布偶，小时候那句“未来在我手中”的名言一下子变得苍白无力起来。

七 苏山先生是造物主？

那次谈话给贾冉造成了莫大的恐慌，但对苏山先生却没什么影响，他依旧每周二、四衣冠楚楚地看完了电影，然后走进咖啡厅，坐在固定的位子，喝同一种咖啡。他依旧喜欢望着窗外沉思，并且不时用圆珠笔在餐巾纸上随手划拉着什么。只是不知他自己是否知道，那些他随手写下的只言片语，会变成别人一生的开始，或者结局。

贾冉很想知道他都写了什么，他写的剧情里，有没有自己，倘若有，又是怎样的情节。她密切注意着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自己身边的每一件事情，并且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苏山先生。

有一次，她趁着苏山先生去上厕所的机会，假装为他添水，偷偷看了几眼餐巾纸上的字，那上面写着：“她趁着他去洗手间，假装为他倒水，偷看了他写在餐巾纸上的字。是的，他坚信，她看了那行字，就会参透那个大秘密。他最近，一直在等着这一天。”

贾冉一惊，水溢出了杯子，远处领班冷冷地望着她，她急忙小心地擦拭着，刚刚忙活完，苏山先生回来了。

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尚未干透的桌面，又看了看她，目光忧郁而深远，仿若深不见底的潭。他轻柔地问：“你都看到了？”

贾冉颤抖着点点头：“先生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很害怕？”

贾冉点点头。

“你觉得我是个神，或者是魔鬼？”

贾冉再次点点头。

“总之，你觉得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真实存在的，你是不是曾经怀疑我是你的幻觉？”

除了点头，贾冉似乎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。

苏山先生喝了一口咖啡，继续说道：“你错了。你，你错了。我是真实存在的，真正不存在的是你，是你！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配角。你和你存在的这个世界只是我的想象，是我写的一个系列剧本里的场景和人物而已。”

贾冉差点就笑出来了，但她很礼貌地忍住了。

苏山先生继续说道：“这很可笑，我知道。我是个不得志的剧作家，一生写过很多剧本却从未被看中过。我花费多年的经历，写了一部自以为很好的剧本，我发誓这个剧本会一炮打响，红遍大江南北。但是，写了一多半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剧本，



它是那么真实、那么精彩，以至于我舍不得将它和任何人分享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贾冉虽然不相信他的胡言乱语，但还是被他这个故事吸引了。

“然后？”苏山先生神秘地微笑着，“然后，我把自己写进了剧本。”

“什么？”贾冉愕然。

“我把自己写进了剧本。然后我惊奇地发现，每个周二和周四的时候，只要我把自己写进剧本，就会真的进入我所创造的这个世界。这个咖啡厅，这个电影城，这座城市，乃至这个世界，都是我创造出来的。我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，是神。你们的。”苏山先生说着说着，竟然得意地笑了起来，引得咖啡厅里的其他人侧目而视。

贾冉直起身子，望着窗外，觉得苏山先生一定是充满贵族气质的疯子。

苏山先生饶有趣味地望着贾冉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是这个世界的奇迹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，是这个世界的奇迹，因为你不过是我这个系列剧本里设计的几个无关紧要的角色而已，不过是路人甲，或者路人乙，但是你却有了自己的思想。你主动跟我说话了！”

贾冉哭笑不得道：“我当然有思想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有。”

苏山先生不管不顾道：“于是我终于明白，我剧本里的世界，活了！于是我继续在剧本里写道，剧作家和一个原本是路人甲的角色在虚构的世界里相遇了，那个路人甲的角色就是那家咖啡厅的服务生，虚构世界里第一个觉醒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我要把自己完全地融入到你们这个世界，那个时候，我就会永远留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。在这里，我将获得非同一般的人生！对了，既然后面的故事里我和你将是主角，总得先给你想个名字。叫什么呢？你喜欢叫什么名字？”

贾冉故意说道：“叫丁淑好不好？”

苏山先生若有所思地摇摇头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不，就叫贾冉吧。”

当时贾冉心中微微一颤——他或许从别的同事那里问了她的名字？

“您准备怎么写后面的故事？”

苏山先生说：“只是有个最初的想法，想让你爱上我。嗯，过程可以写得稍微扑朔迷离一点，比如你留意上了一个总是在周二周四看电影喝咖啡的人，觉得他与众不同并对他深深迷恋，然后你发现了他留在餐巾纸上的字……”

贾冉惊恐地打断他：“我不会爱上你！”

苏山先生淡淡地说：“我还没想好要不要你爱上我。不过，无论是否爱我，都是由我来决定的，而不是你。”

八 到底谁是虚构的？

那天，苏山先生离开后，贾冉越想越觉得可笑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？看看这天，看看这地，看看这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这一切怎会是虚构的？好笑！或许他真的是个不得志的、抑郁的编剧，所以才会编出那么荒谬的剧情。

可是，贾冉有那么几个瞬间，又有几分相信他的话，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那么多巧合，有那么多的故事，有的人的生活像电影一样精彩，也有的人的生活始终平淡无奇。之所以如此，或许是因为我们在某部电影剧本里分担了不同的角色，有主角、配角、路人甲、路人乙，更多的是连甲乙丙丁都排不上的人。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么？每个人的圈子都那么小，圈子里有那么一两个主角，然后是配角，然后是点头之交的甲乙丙丁，更多的是不认识的人。

我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只是别人剧本里的一个角色？几天以来，贾冉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，她不想让别人来主宰她的未来，哪怕那个人是她深深迷恋的苏山先生。她要反抗，必需的。

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她开始做出很多违背内心的决定，比如，她辞去了咖啡厅的工作，再也不去上班；又比如，她用所有的积蓄去了趟马尔代夫，并刻意在那里邂逅了一个当地帅哥，发生了一段美丽但短暂的假日恋情。

她想苏山先生所创造的世界不可能那么大，一个不得志的剧作家也不可能把马尔代夫描写得那么详细。和马尔代夫当地帅哥发生恋情是她临时冲动的想法，苏山不可能提前准备了一个帅哥在那里。

可是，贾冉从马尔代夫回来后，却在邮箱里发现一封信，信里说：“贾冉不敢面对这个现实，这完全颠覆了她的世界观，她决定反抗。她毅然辞去了咖啡厅的工作，并拿出所有的积蓄，去了趟马尔代夫……”

看到这里时，贾冉彻底崩溃了，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。

之后，贾冉又收到了苏山先生的信：

“她决定去看心理医生，进行了几次谈话治疗后，心理医生告诉她，她口中的苏山先生只不过是她的幻觉，因为心理医生特意到她工作的地方去过，那里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她所说的那个苏山先生，倒是自从周三凶杀案事件后，她变得神经质起来，经常偷偷把某个桌位上的餐巾纸塞进兜里，后来干脆就开始对着那个空荡荡的桌位自言自语了。正是



因为贾冉表现得越来越不正常，她才被咖啡厅强行辞退了。

但是，贾冉并不相信心理医生的话，因为她所看到的苏山先生是那么真实。苏山先生说过，她是他虚构的世界里第一个觉醒的人，所以，大抵只有她才能看到他，别人都是还未觉醒的蠢蛋。

贾冉并未意识到，当她开始用这种理由来抵御心理医生的治疗结果时，就意味着她已经从内心认同了苏山先生的话——“这个世界是虚构的。”

九 永别了，苏山先生

夜已经很深了，一切都死沉沉地睡去了，只有苏山先生的电脑屏幕和电视机的红色指示灯还一闪一闪地亮着。

苏山先生抽了一支烟，他决定在天亮之前给这个故事一个结局，于是他继续写道：

“贾冉几乎要崩溃了，她不知道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甚至，她都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其实是真是假她并不在意，她在意的是一个真相——即便她和她的世界真的是苏山先生虚构的，她也不在意，因为那是她无法改变的真相。她现在只要真相，她这么想着，便循着信上的地址，来到苏山先生的楼下。”

写到这里，苏山先生微微皱起眉头，这并不是他要的情节，他随手继续写道：“她来苏山先生的楼下做什么？”刚刚打了这句，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剧本里的贾冉杀死了剧本里的苏山先生，那么现实中的我会不会真的死去呢？

想到这里，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继续在键盘上敲了起来，说实话，从他从事创作剧本这项工作以来，打字速度和他的思绪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谐：“她要杀死他。是的。贾冉要杀死苏山先生，虽然这个想法很可怕，可是这是挖掘真相的必经之路。倘若她和这个世界真的是虚构的，那么苏山先生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杀死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他应该是无关紧要的。倘若在他虚构的世界里杀死他，在现实世界的他也会死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那样的话，她和她的世界，就自由了。

“倘若，她和她的世界不是苏山先生虚构的，那么事情的真相就如心理医生所说，苏山先生只是她的想象的话，那么杀死自己想象中的人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想到这里，贾冉紧紧握着菜刀，坚定地上了楼。”

“叮咚！”

门铃响了，苏山先生懊恼地掐灭了手里的烟，他最讨厌在这种思路通畅的时候被打扰了。他习惯性地按了“ctrl+s”，然后光着脚去开门。

他刚一打开门，还不待反应过来，眼前明晃晃地一闪，一把尖刀已经刺入了他的心脏。

他不可思议地望着贾冉：“你只是我虚构的人物……剧本里的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苏山先生。”贾冉淡淡地说。

“可是……我还没有写到这里，我只是写你想要杀死我……还没写到你杀死我……你怎么会……”

“你是剧作家，这种事情应该问你自己才对！”

苏山先生的脸因了疼痛而抽搐着，他挣扎着向室内挪了几步，艰难地看着电脑屏幕，屏幕上的字依旧停留在“贾冉紧紧握着菜刀，坚定地上了楼”这句，连个标点符号都未多加，更莫说现在正在发生的剧情了。他拼着最后的力气，握住鼠标，翻到文档的第一页，看了看文档的标题和作者，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着：“我懂了……我懂了……”笑着笑着，就流出了泪，泪只流了一滴，他便死了。

贾冉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坐在心理治疗师的催眠室里，心理医生微笑着望着她，柔声问道：“醒了？”

“嗯。”贾冉擦擦额头的汗珠。
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或者，你在催眠后的幻觉里做了什么？”

“我杀了苏山先生。所以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幻觉里了。”贾冉轻松地说。

和心理医生道别的时候，贾冉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她转身问道：“难道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心理疾病吗？按照您的说法，我是在目睹了周三凶杀案后才有的心理阴影，才产生了幻觉，可是，在那个周三之前，我就见到了苏山先生的。”

心理医生说：“嗯，有可能。在周三凶杀案之前，你的病症还不明显，那个凶杀案刺激你发病了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贾冉总觉得还有什么未解的疑惑，但却又想不出那疑惑究竟是什么。

十 真相之后的真相

贾冉又回到了影城咖啡厅上班，没有了苏山先生的日子，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起来，